

故宫的书法风流⑤8

笔者小时候习楷书，临过文天祥《正气歌》。临着临着，诗就背下来了：“天地有正气，杂然赋流形。下则为河岳，上则为日星。于人为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皇路当清夷，含和吐明庭。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……”字是清代书法家黄自元写的，他出身名门望族，家有良田万顷，更藏得四壁图书，自幼从祖父德濂习字，常悬腕书写，锻炼臂力。他的楷书《正气歌》，结构紧实、笔势开阔，就像一个人练武功，两脚站稳，身体拉开了架势，极力地舒展运筹。

一代名相文天祥：书法秀劲 正气凛然

□祝勇

崖山以后，中国的土地、人民、文化仍在，那就是中国。



《千里江山图》北宋 王希孟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

壹

被俘不屈
监狱中写下《正气歌》

这帧楷书在民国初年由长沙墨香楼书画店刻版印行，一时间洛阳纸贵，成了人们竞相追捧的书法学习最佳蒙本。笔者就是临着《正气歌》，体会埋伏在笔画间的高峰坠石、千里阵云……

如有些人所说，黄自元楷书《正气歌》有失板滞，像广播体操，但以平直端正的笔法阐释《正气歌》，笔者以为还是恰当的，无须苛求。九宫格里的一笔一画，训练着我们的凝神与专注，一根根线条的收放拖动，也都暗藏着崩浪奔雷的力量感。这些，都与《正气歌》的气质是相符的。笔者记得临帖时，把身体坐端正，把呼吸调匀，然后用垂直的笔，在纸上做横竖撇捺的运动，好像把身体里的“气”，都注入笔端，又好像从《正气歌》里，吸取了生命的元气。

《正气歌》，是南宋末年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虏后，在元大都的监狱里写的。他在自序里写：“余囚北庭，坐一土室。室广八尺，深可四寻。单扉低小，白间短窄，污下而幽暗。”

这深暗的地下室，包含着七种气：水气、土气、日气、火气、米气、人气、秽气。每至暴雨，囚室变成沼泽，不知有多少只老鼠在这里夭折，有多少条长蛇在这里毙命，但他还活着。在这七气之中，文天祥心里盘桓的，只有正气，就是孟子所说的“浩然之气”。在这些走兽游虫之中，人之所以为人，不就是因为胸中还有一缕正气吗？这一气，足以抵御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气。

于是，在晦暗的光线里，他全凭这一口气，写下了他的“地下室手记”，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《正气歌》。

笔者一笔一画地临写《正气歌》时还不知道，文天祥写《正气歌》时，他效忠的王朝已经不存在了。大宋王朝的千里江山，曾被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年轻才俊画在青绿的长卷上，王希孟的老师、也是当时的皇帝宋徽宗面对着这幅画，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。无尽江山，足够他们去疯、去耍、去败，好像他们无论怎么败，那江山都败不完。怎奈何，一代一代的宋



文天祥像

朝皇帝，始终如一地败，锲而不舍地败，水滴石穿地败，终于还是把他们的大好山河败光了，先是被辽人、金人蚕食，后是被元人鲸吞，连《千里江山图》这纸上的江山都保不住，在靖康之难中流落到金朝。江山千里，转眼就化作了泡影，像一场轻梦，那么炫目，那么奇幻，又那么遥远。

贰

奸臣当道
被罢官回到故乡庐陵

文天祥是在南宋王朝第五位皇帝宋理宗时代进入朝廷的。尊崇“理学”的理宗（从南宋马麟绘《夕阳秋色图》上可见理宗题字），在位达四十年，前有宰相史弥远把持朝廷，后有宦官董宋臣等专权擅政，甚至把临安（今浙江省杭州市）名妓唐安安引入官中，有官员终于忍不住了，上疏曰：“此举坏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！”

开庆元年（公元1259年），文天祥上疏皇帝，要求除掉董宋臣，认为：“不斩董

宋臣以谢宗庙神灵，以解中外怨怒，以明陛下悔悟之实，则中书之政必有所挠而不得行，贤者之车必有所忌而不敢至。”四年后，宋理宗又召回了被赶出京城的董宋臣，并委以重任，这让文天祥怒不可遏，又上书皇帝，怒斥董宋臣“心性残忍”“势焰肆张”，表示绝不与董宋臣同朝为官。

宋理宗无子，死后由侄子赵昀继位，是为宋度宗。

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态早已败坏，奸臣权相层出不穷，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。董宋臣死了，贾似道“出道”了，二十五岁的宋度宗，事事依靠贾似道。贾似道以退为进，请假回了家乡绍兴，这一招吓坏了宋度宗，一连八次派人到绍兴请回贾似道，贾似道从此权倾朝野。每次贾似道上朝行臣子礼，度宗都要回拜，不敢直呼其名。苏洵说“古者相见天子，天子为之离席起立”（以表示天子对宰相的尊敬），宋度宗算是身体力行了。贾似道命手下上疏弹劾文天祥，文天祥被罢官，回到了故乡庐陵。

叁

行书真迹
翩翩风骨跃然纸上

在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收藏着文天祥的行书真迹《上宏斋帖》，纸本，纵39.2厘米，横149.9厘米，就是文天祥在家乡当老百姓时，为自己的同乡前辈包恢晋升刑部尚书、签书枢密院事而写的祝贺信。“宏斋”，正是包恢的号。全帖共五十三行，七百四十七字，书法清疏秀劲，才华横溢，一看就是“状元书法”，或曰“文人书法”。一代宋儒的翩翩风骨跃然纸上，甚至能够感觉到笔尖飞速移动时纸页的轻微抖动，仿佛写字已如哭笑痛痒一样成为本能，成为生理的一部分，而不需要权宜谋划。那纯熟、那流畅，与黄自元楷书《正气歌》纪念碑一般的严肃沉稳截然不同。

文字里的文天祥，时而很有生气，时而很生气（一种掩饰不住的愤怒），谴责对他的所有指责（比如弹劾奏书中说他为祖母服丧时未穿重孝，是违反礼制，不守孝道），都是“是非颠倒之甚”，但他的情绪是复杂的，新皇帝新朝廷又让他燃

起希望，他说：

兹者伏闻先生以新天子蒲轮束帛之功，为时一出，自大司寇进长六卿，典事枢，专人政柄，使卫武公之爵之德之齿，千有馀岁之下，焕然重光，仆何幸身亲见之。天祥谨顿首为国贺，为世道贺，不独为先生贺也。

意思是此卷不光是为包恢一人祝贺，而是因为新天子——赵昀身边有了包恢这样的贤能之人，对国家、对世道，都是一件幸事。

信中所说的“蒲轮束帛”，是指新皇帝对包恢的礼遇，古时候用蒲草裹住车轮，来迎接贤能之士，是一种很高的礼节。可惜这位被文天祥看作贤能之士的包恢，在文天祥写下这封道贺的书札后两年多时间，便不幸离世，只留下了“为官清廉，政声赫然”的好名声。

新皇帝（宋度宗）在位的十年，是醉生梦死的十年。元军都打到长江了，他还沉迷酒色、夜夜笙歌，一夜竟宠幸嫔妃三十余人。依宋制，凡被皇帝临幸的嫔妃，第二天都要跪在阙门前谢恩，由主管官员记录在案，以备日后查验。此时竟然同时有三十余名嫔妃齐刷刷在阙门前跪下，那些记录的官员一定看傻了眼，这辈子也没见过如此壮观的景象。

三十五岁上，宋度宗活活把自己折腾死了，留下了三个未成年的儿子：七岁的赵昀、四岁的赵焜和三岁的赵昺。这三个学龄前儿童先后都当了皇帝，命运却一个比一个凄惨——先是老二赵焜当皇帝，是为宋恭帝，却在两年后在临安投降，做了元军的俘虏。之后是老大赵昀，在南逃的途中在福州被立为皇帝，是为宋端宗，被张世杰带着一路逃到大海上，遇风暴落水，吓死了。最后是老三赵昺，后来没有谥号，人称宋末帝，张世杰、陆秀夫带着他逃到崖山。

这最后的朝廷，原本还有回旋余地，去雷州半岛，甚至去海南。海南岛四面是海，元军不善水战，不是那么容易打过来的。

但这种颠簸不定的生活已经让张世杰失去了耐心，他要仗着自己的一千条船、二十万人马，与元军一决雌雄。

《故宫的书法风流》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